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驚叵測

卻說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後，漸漸不支，一日竟至絕粒。從前□幾天內，賈母等輪流看望，他有時還說幾句話，這兩日索性不大言語。心裡雖有時昏暈，卻也有時清楚。賈母等見他這病不似無因而起，也將紫鵲雪雁盤問過兩次。兩個那裡敢說？便是紫鵲欲向侍書打聽消息，又怕越鬧越真，黛玉更死得快了，所以見了侍書，毫不提起。那雪雁是他傳話弄出這樣原故來，此時恨不得長出百□個嘴來說「我沒說」，自然更不敢提起。到了這一天，黛玉絕粒之日，紫鵲料無指望了，守著哭了會子，因出來偷向雪雁道：

「你進屋裡來，好好兒的守著他，我去回老太太、太太和二奶奶去。今日這個光景大非往常可比了。」雪雁答應，紫鵲自去。這裡雪雁正在屋裡伴著黛玉，見他昏昏沉沉，小孩子家那裡見過這個樣兒，只打量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，心中又痛又怕，恨不得紫鵲一時回來纔好。正怕著，只聽窗外腳步走響，雪雁知是紫鵲回來，纔放心了，連忙站起來，掀著裡間簾子等他。只見外面簾子響處，進來了一個人，卻是侍書。那侍書是探春打發來看黛玉的，見雪雁在那裡掀著簾子，便問道：「姑娘怎麼樣？」雪雁點點頭兒，叫他進來。侍書跟進來，見紫鵲不在屋裡，瞧了瞧黛玉，只剩得殘喘微延，嚇的驚疑不止。因問：「紫鵲姐姐呢？」雪雁道：「告訴上屋裡去了。」

那雪雁此時只打量黛玉心中一無所知了，又見紫鵲不在面前，因悄悄的拉了侍書的手，問道：「你前日告訴我說的，什麼王大爺給這裡寶二爺說了親，是真話麼？」侍書道：「怎麼不真！」雪雁道：「多早晚放定的？」侍書道：「那裡就放定了呢？那一天我告訴你時，是我聽見小紅說的。後來我到二奶奶那邊去，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說呢，道：那都是門客們借著這個事討老爺的喜歡，往後好拉攏的意思。別說太太說不好，就是太太願意，說那姑娘好，那太太眼裡看的出什麼人來？再者：老太太心裡早有了人了，就在僱們園子裡的，太太那裡摸的著底呢？老太太不過因老爺的話不得不問問罷咧。又聽見二奶奶說：寶玉的事，老太太總是要親上作親的，憑誰來說親，橫豎不中用。」雪雁聽到這裡，也忘了神了，因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白白的送了我們這一位的命了！」侍書道：「這是從那裡說起？」雪雁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！前日都是我和紫鵲姐姐說來著。這一位聽見了，就弄到這步田地了。」侍書道：「你悄悄兒的說罷，看仔細他聽見了。」雪雁道：「人事都不醒了，瞧瞧罷，左不過在這一兩天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紫鵲掀簾進來說：「這還了得！你們有什麼話還不出去說，還在這裡說！索性逼死他就完了！」侍書道：「我不信有這樣奇事。」紫鵲道：「好姐姐，不是我說，你又該惱了！你懂得什麼呢？懂得也不傳這些舌了。」

這裡三個人正說著，只聽黛玉忽然又嗽了一聲，紫鵲連忙跑到炕沿前站著，侍書雪雁也都不言語了。紫鵲彎著腰，在黛玉身後輕輕問道：「姑娘，喝口水罷？」黛玉微微答應了一聲。雪雁連忙倒了半鍾滾白水，紫鵲接了托著，侍書也走近前來。紫鵲和他搖頭兒不叫他說話，侍書只得咽住了。站了一回，黛玉又嗽了一聲。紫鵲趁勢問道：「姑娘，喝水呀！」黛玉又微微應了一聲，那頭似有欲抬之意，那裡抬得起？紫鵲爬上炕去，爬在黛玉旁邊，端著水，試了冷熱，送到唇邊，扶了黛玉的頭，就到碗邊喝了一口。紫鵲纔要拿時，黛玉意思還要喝一口，紫鵲便托著那碗不動。黛玉又喝了一口，搖搖頭兒不喝了，喘了一口氣，仍舊躺下。半日，微微睜眼，說道：「剛纔說話不是侍書麼？」紫鵲答應道：「是。」侍書尚未出去，因連忙過來問候。黛玉睜眼看了，點點頭兒，又嗽了一歌，說道：「回去問你姑娘好罷。」侍書見這番光景，只當黛玉嫌煩，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。

原來那黛玉雖則病勢沉重，心裡卻還明白。起先侍書雪雁說話時，他也模糊聽見了一半句，卻只作不知，也因實無精神答理。及聽了雪雁侍書的話，纔明白過前頭的事情原是議而未成的。又兼侍書說是鳳姐說的，老太太的主意，親上作親，又是園中住著的，非自己而誰？因此一想，陰極陽生，心神頓覺清爽許多，所以纔喝了兩口水，又要想問侍書的話。恰好賈母、王夫人、李紈、鳳姐聽見紫鵲之言都趕著來看。黛玉心中疑團已破，自然不似先前尋死之意了。雖身體軟弱，精神短少，卻也勉強答應一兩句了。

鳳姐因叫過紫鵲，問道：「姑娘也不至這樣。這是怎麼說，你這樣嚇人！」紫鵲道：「實在頭裡看著不好，纔敢去告訴的。回來見姑娘竟好了許多，也就怪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也別信他。他懂得什麼？看見不好就言語，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。小孩子家不嘴懶腳嫩就好。」說了一回，賈母等料著無妨，也就去了。正是：「心病終須心藥治，解鈴還是繫鈴人。」

不言黛玉病漸減退。且說雪雁紫鵲背地裡都念佛。雪雁向紫鵲說道：「虧他好了！只是病的奇怪，好的也奇怪。」紫鵲道：「病的倒不怪，就只好得奇怪。想來寶玉和姑娘必是姻緣。人家說的：『好事多磨。』又說道是：『姻緣棒打不回。』這麼看起來，人心天意，他們兩個竟是天配的了。再者：你想那一年我說了林姑娘要回南去，把寶玉沒急死了，鬧得家翻宅亂；如今一句話又把這一個弄的死去活來；可不說的『三生石上五百年前結下的』麼？」說著，兩個悄悄的抵著嘴笑了一回。雪雁又道：「幸虧好了！僱們明兒再別說了，就是寶玉娶了別的人家兒的姑娘，我親見他在那裡結親，我也再不露一句話了。」紫鵲笑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

不但紫鵲和雪雁在私下裡講究，就是眾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的奇怪，好也得好得奇怪，三三兩兩，唧唧噥噥議論著。不多幾時，連鳳姐兒也知道了，邢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，倒是賈母略猜著了八九。

那時正值邢王二夫人、鳳姐等在賈母房中說閒話。說起黛玉的病來，賈母道：「我正要告訴你們。寶玉和林丫頭是從小兒在一處的，我只說小孩子們怕什麼？以後時常聽得林丫頭忽然病，忽然好，都為有了些知覺了。所以我想他們若儘著擱在一塊兒，畢竟不成體統。你們怎麼說？」王夫人聽了，便呆了一呆，只得答應道：「林姑娘是個有心計兒的。至於寶玉，獸頭獸腦，不避嫌疑是有的。看起來，卻還都是個小孩兒形像。此時若忽然或把那一個分出園外，不是倒露了什麼痕跡了麼？古來說的：『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。』老太太想，倒是趕著把他們的事辦辦罷了。」

賈母聽了，皺了一皺眉，說道：「林丫頭的乖僻，雖也是他的好處，我的心裡不把林丫頭配他，也是為這點子；況且林丫頭這樣虛弱，恐不是有壽的。只有寶丫頭最妥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不但老太太這麼想，我們也是這麼。但林姑娘也得給他說了人家兒纔好，不然，女孩兒家長大了，那個沒有心事？倘或真與寶玉有些私心，若知道寶玉定下寶丫頭，那倒不成了。」賈母道：「自然先給寶玉娶了親，然後給林丫頭說人家。再沒有先是外人，後是自己的。況且林丫頭年紀到底比寶玉小兩歲。依你們這麼說，倒是寶玉定親的話，不許叫他知道罷了。」鳳姐便吩咐眾丫頭們道：「你們聽見了？寶二爺定親的話，不許混吵嚷；若有多嘴的，隄防著他的皮！」賈母又向鳳姐道：「鳳哥兒，你如今自從身上不大好，也不大管園裡的事了。我告訴你，須得經點心兒。不但這個，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要錢，都不是事。你還精細些，少不得多分點心兒，嚴緊嚴緊他們纔好。況且我看他們也就還服你些。」鳳姐答應了，娘兒們又說了一回話，方各自散了。

從此，鳳姐常到園中照料。一日，剛走進大觀園，到了紫菱洲畔，只聽見一個老婆子在那裡嚷。鳳姐走到跟前，那婆子纔瞧見了，早垂手侍立，口裡請了安。鳳姐道：「你在這裡鬧什麼？」婆子道：「蒙奶奶們派我在這裡看守花果，我也沒有差錯，不料邢姑娘的丫頭說我們是賊。」鳳姐道：「為什麼呢？」婆子道：「昨兒我們家的黑兒跟著我到這裡玩了一回，他不知道，又往邢姑娘那裡去瞧了一瞧，我就叫他回去了。今兒早起，聽見他們丫頭說，丟了東西了。我問他丟了什麼，他就問起我來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問了你一聲，也犯不著生氣呀。」婆子道：「這裡園子，到底是奶奶家裡的，並不是他們家裡的。我們都是奶奶派的，賊名兒怎麼敢認呢？」鳳姐照臉啐了一口，厲聲道：「你少在我跟前嘮嘮叨叨的！你在這裡照看，姑娘丟了東西，你們就該問哪！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？把老林叫了來，攆他出去！」丫頭們答應了。只見邢岫煙趕忙出來，迎著鳳姐陪笑道：「這使不得，沒有的事，事情早過去了。」鳳姐道：「姑娘，不是這個話。倒不講事情，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了！」岫煙見婆子跪在地下告饒，便忙請鳳姐到裡邊去坐。鳳姐道：「他們這種人，我知道他，除了我，其餘都沒上沒下的了。」岫煙再三替他討饒，只說自己的丫頭不

好。鳳姐道：「我看著那姑娘的分上饒你這一次！」婆子纔起來磕了頭，又給岫煙磕了頭，纔出去了。

這裡二人讓了坐，鳳姐笑問道：「你丟了什麼東西了？」岫煙笑道：「沒有什麼要緊的，是一件紅小襖兒，已經舊了的。我原叫他們找，找不著就罷了。這小丫頭不懂事，問了那婆子一聲，那婆子自然不依了。這都是小丫頭糊塗不懂事，我也罵了幾句。已經過去了，不必再提了。」

鳳姐把岫煙內外一瞧，看見雖有些皮棉衣裳，已是半新不舊的，未必能暖和，他的被窩多半是薄的。至於房中桌上擺設的東西，就是老太太拿來的，卻一些不動，收拾的乾乾淨淨。鳳姐心上便很愛敬他，說道：「一件衣裳，原不要緊。這時候冷，又是貼身的，怎麼就不問一聲兒呢？這撒野的奴才，了不得了！」

說了一回，鳳姐出來，各處去坐了一坐，就回去了。到了自己房中，叫平兒取了一件大紅洋縐的小襖兒，一件松花色綾子一斗珠的小皮襖，一條寶藍盤錦鑲花線裙，一件佛青銀鼠褂子，包好叫人送去。

那時岫煙被那婆子聒噪了一場，雖有鳳姐來壓住，心上終是不定。想起「許多姐妹們在這裡，沒有一個下人敢得罪他們的，獨自我這裡，他們言三語四，剛剛鳳姐來碰見。」想來想去，終是沒意思，又說不出來。正在吞聲飲泣，看見鳳姐那邊的豐兒送衣裳過來。岫煙一看，決不肯受。豐兒道：「奶奶吩咐我說：姑娘要嫌是舊衣裳，將來送新的來。」岫煙笑謝道：「承奶奶的好意。只是因我丟了衣裳，他就拿來，我斷不敢受的。拿回去，千萬謝你們奶奶！承你奶奶的情，我算領了。」倒拿個荷包給了豐兒，那豐兒只得拿了去了。

不多時，又見平兒同著豐兒過來，岫煙忙迎著問了好，讓了坐。平兒笑說道：「我們奶奶說，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。」岫煙道：「不是外道，實在不過意。」平兒道：「奶奶說：『姑娘要不收這衣裳，不是嫌太舊，就是瞧不起我們奶奶。剛纔說了，我要拿回去，奶奶不依我呢。』」岫煙紅著臉笑謝道：「這樣說了，叫我不敢不收。」又讓了一回茶。

平兒和豐兒回去，將到鳳姐那邊，碰見薛家差來的一個老婆子，接著問好。平兒便問道：「你那裡去的？」婆子道：「那邊太太、姑娘叫我來請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的安。我纔剛在奶奶前問起姑娘來，說姑娘到園中去了。可是從那姑娘那裡來麼？」平兒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婆子道：「方纔聽見說，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們的行事叫人感念！」平兒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你回來坐著罷。」婆子道：「我還有事，改日再過來瞧姑娘罷。」說著走了。平兒回來，回覆了鳳姐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薛姨媽家中被金桂攪得翻江倒海，看見婆子回來，說起岫煙的事，寶釵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淚來。寶釵道：「都為哥哥不在家，所以叫那姑娘多吃幾天苦。如今還虧鳳姐不錯。僂們底下也得留心，到底是僂們家裡人。」

說著，只見薛蝌進來說道：「大哥哥這幾年在外頭相與的都是些什麼人！連一個正經的也沒有來，一起子都是些狐群狗黨！我看他們那裡是不放心？不過將來探探消息兒罷！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。以後吩咐了門上，不許傳進這種人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又是蔣玉菡那些人哪？」薛蝌道：「蔣玉菡卻倒沒來，倒是別人。」

薛姨媽聽了薛蝌的話，不覺又傷起心來，說道：「我雖有兒，如今就像沒有的了。就是上司准了，也是個廢人。你雖是我姪兒，我看你還比你哥哥明白些，我這後輩子全靠你了。你自己從今後要學好。再者：你聘下的媳婦兒，家道不比往時了。人家的女孩兒出門子不是容易，再沒別的想法，只盼著女婿能幹，他就有日子過了。若那丫頭也像這個東西，」說著，把手往裡頭一指道，「我也不說了。那丫頭實在是個有廉恥，有心計兒的，又守得貧，耐得富。只是等僂們的事過去了，早些把你們的正經事完結了，也了我一宗心事。」薛蝌道：「琴妹妹還沒有出門子，這倒是太太煩心的一件事。至於這個，可算什麼呢！」

大家又說了一回閒話，薛蝌回到自己屋裡，吃了晚飯，想起那岫煙住在賈府園中，終是寄人籬下；況且又窮，日用起居不想可知。況兼當初一路回來，模樣兒，性格兒，都知道的。可知天意不均：如夏金桂這種人，偏叫他有钱，嬌養得這般潑辣；那岫煙這種人，偏叫他這樣受苦。閻王判命的時候，不知如何判法的！想到悶來，也想吟詩一首，寫出來出胸中的悶氣。又苦自己沒有工夫，只得混寫道：

蛟龍失水似枯魚，兩地情懷感索居。同在泥塗多受苦，不知何日向清虛？寫畢，看了一回，意欲拿來粘在壁上，又不好意思，自己沉吟道：「不要被人看見笑話。」又念了一遍，道：「管他呢！左右粘上，自己看著解悶兒罷。」又看了一回，到底不好，拿來夾在書裡。又想：「自己年紀可也不小了，家中又碰見這樣飛災橫禍，不知何日了局。致使幽閨弱質，弄得這般淒涼寂寞！」

正在那裡想時，只見寶蟾推進門來，拿著一個盒子，笑嘻嘻放在桌上，薛蝌站起來讓坐。寶蟾笑著向薛蝌道：「這是四碟果子，一小壺兒酒。大奶奶叫給二爺送來的。」薛蝌陪笑道：「大奶奶費心！但是叫小丫頭們送來就完了，怎麼又勞動姐姐呢？」寶蟾道：「好說。自家人，二爺何必說這些套話？再者：我們大爺這件事，實在叫二爺操心，大奶奶久已要親自弄點兒什麼謝二爺，又怕別人多心。二爺是知道的，僂們家裡都是言合意不合，送點子東西沒要緊，倒沒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講究。所以今兒些微的弄了一兩樣果子，一壺酒，叫我親自悄悄兒的送來。」說著，又笑瞅了薛蝌一眼，道：「明兒二爺再別說這些話，叫人聽著怪不好意思的。我們不過也是底下的人，伏侍的著大爺，就伏侍的著二爺，這有何妨呢？」

薛蝌一則秉性忠厚，二則到底年輕，只是向來不見金桂和寶蟾如此相待，心中想到剛纔寶蟾說為薛蟠之事也是情理，因說道：「果子留下罷，這個酒兒，姐姐只管拿回去。我向來的酒上實在很有限，擠住了，偶然喝一鍾；平白無事，是不能喝的。難道大奶奶和姐姐還不知道麼？」寶蟾道：「別的我作得主，獨這一件事我可不敢應。大奶奶的脾氣兒，二爺是知道的。我拿回去，不說二爺不喝，倒要說我不盡心了。」薛蝌沒法，只得留下。寶蟾方纔要走，又到門口往外看看，回過頭來向著薛蝌一笑：又用手指著裡面說道：「他還只怕要來親自給你道乏呢。」薛蝌不知何意，反倒訕訕的起來，因說道：「姐姐替我謝大奶奶罷。天氣寒，看涼著。再者：自己叔嫂也不必拘這些個禮。」寶蟾不答，笑著走了。

薛蝌始而以為金桂為薛蟠之事，或者真是不過意，備此酒果給自己道乏，也是有的。及見了寶蟾這種鬼鬼祟祟，不尷不尬的光景，也覺有幾分，卻自己回心一想：「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，那裡就有別的講究了呢？或者寶蟾不老成，自己不好意思怎麼著，卻指著金桂的名兒，也未可知。然而到底是哥哥的屋裡人，也不好一一」忽又一轉念：「那金桂素性為人毫無閨閣理法，況且有時高興，打扮的妖調非常，自以為美，又怎麼不是懷著壞心呢？不然，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麼不對的地方兒，所以設下這個毒法兒，要把我拉在渾水裡，弄一個不清不白的名兒，也未可知。」想到這裡，索性倒怕起來了。正在不得主意的時候，忽聽窗外噴噴的笑了一聲，把薛蝌倒嚇了一跳。

未知是誰，下回分解。